

宣和遺事

#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題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歷代君王荒淫之失	唐明宗祝天生聖人
趙太祖生洛陽灰馬管	太祖陳橋驛爲軍民推戴
柴世宗讓位太祖	太宗開定都於陳希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	神宗用王安石爲相
王安石行青苗錢法	范鎮韓琦奏青苗錢擾民
貶王安石安慶府	安石男王雱病疽死
王安石見男雱擔鐵枷	安石捨宅爲寺求福薦男雱
安石引蔡京入朝任事	童惇再行新法
徽宗卽位	章惇薦蔡京爲翰林學士
豐稷等奏京不可用	蘇夬奏蔡京蔡卞同惡相濟
陳瓘奏貶童摢雷州居住	童貫往撫州監造作局
楊戩因童貫得用	除蔡京爲丞相
蔡京儻巨商債	營造宮殿大興工役
詔不祐諸賢爲黨禁	封安石爲荊公
加封安石爲舒王	立元祐黨碑於端門
石匠安民不肯鏤名於碑	蔡京立茶法榷茶更立鹽法
章觀論鹽鈔苦民被貶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命童貫安撫熙河	晉出西方下韶求言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解州鹽池蛟祟
命張繼先除蛟害	二神起居聖駕
裴封繼先爲真人	黃河清廬州兩豆
蔡京賀瑞卽除太師	復賜蔡京玉帶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朝政	蔡京降授太保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張閣知杭州兼花石綱事

朱勔因花石綱得罪

詔毀京師淫祠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賜方士徐知常號沖虛真人

郊祭以道士執鸞旛前導

置道階品秩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徽宗夢遊神霄宮

自稱爲道君皇帝

女真陷遼

詔林靈素修道書

靈素入冥見明達后

天神降坤寧殿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艮岳

金芝產萬歲峯

徐知常報三童獲罪上帝

知常逃歸閩累詔不赴

知常引獄吏遊月宮

蔡京子蔡攸尚康福公主

童貫進太保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於外

御寶鑄宮度銀設千遺會

呂洞賓題詩赴會

女真阿骨打稱帝

宣和殿地陷

景德廟神像有淚

神宗便殿燙出血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

金使來議攻遼

開封茶肆龍現爲軍所殺

東北現黑白二炁有拆裂聲

水破汴隄命唐恪治水

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殿

蔡京譖見安妃

八閣皆琉璃之瑞

上幸蔡京第觀金芝

蔡京進鳴鑾記

蔡京勸遣君以太平爲娛

遣君易服私行都市

李邦彥爲浪子宰相

鄧肅進十詩讏朝廷

金國遣使誓爲兄弟國

議滅遼以燕歸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方臘叛於睦州

差童貫收方臘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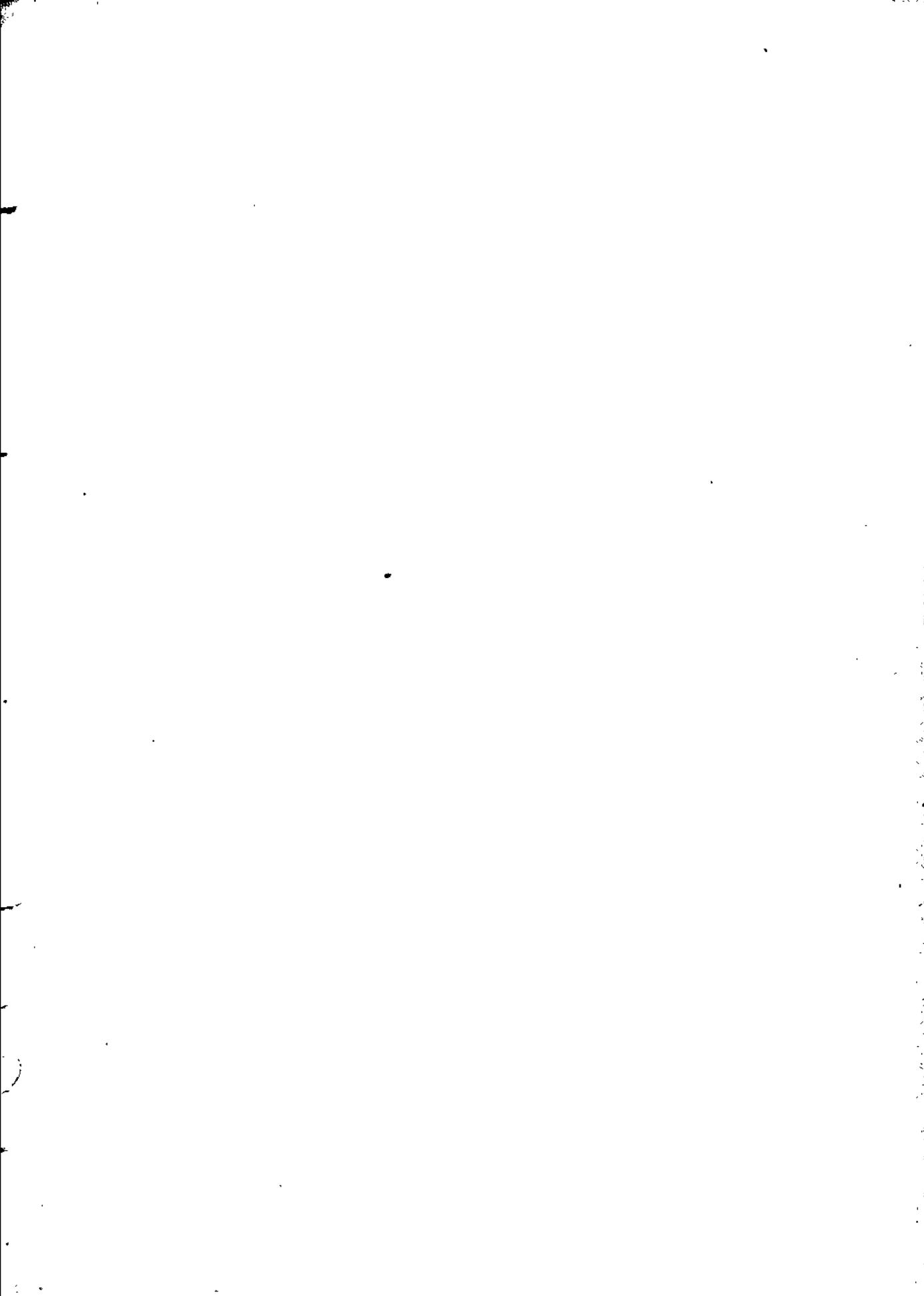
宣和遺事 目錄

一一

洛陽京畿黑眚出掠食小兒	童貫進太師讞稹加節度使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衛州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尋晁蓋	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將名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太史奏毛頭星現王兵戈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張商英奏君臣失德	徽宗入內有憂色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問民間音樂
徽宗易服出後藏門遊金環巷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徽宗宿李師師家	留龍鳳交絰直繫
賈奕見御衣悶倒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李嬌嬌救賈奕得免
宋邦傑因賈奕事曹輔入諫	曹輔罷職編郴州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
楊戩得賈奕小簡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張天覺救賈奕死	貶賈奕爲瓊州司戶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乞歸田里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冊李師師爲明妃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吳乞賈立爲金國皇帝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弈
徽宗改除廢冕	五臺僧拒水汙河水漲
詔有 術人退水	有僧應詔退水遺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溫州修煉	靈素死葬之異
十二月預賞元宵	童行指斥至算
罷燈夕之樂	後集

賣菜男子生孕	宋氏子妻生鼴蟹
金人滅遼	賣菜夫入宣德門傳二帝旨
萬歲山羣狐對飲	狐升御榻詔毀狐王廟
金兵兩道入寇	太史奏帝星復明
韓侂不陷燕王府等州	李師師流落荆楚
徽宗退居龍德宮	欽宗卽皇帝位
韓侂不犯慶元府	靖康改元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李師師流落荆楚	梁方平瀆師
徽宗退居龍德宮	金兵取小船渡河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朱勔李彥賜死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竄王黼編置永州
賤賈奕爲瓊州司戶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	朱勔李彥賜死
李嬌嬌救賈奕得免	上皇如南京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王孝迪根括金銀
徽宗遣姚平仲等勤王	李綱帥師拒守
徽宗改除廢冕	姚平仲道蜀
金兵退師	王孝迪根括金銀
李綱乞遣兵護送	李邦彥力沮邀擊之議
蔡京死於潭州	蔡攸蔡絛童貫等各伏誅
李綱迎上皇於南原	趙良嗣伏誅
种師道死於虜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斡离不犯京師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郭京稱神兵失利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金兵入城取書籍戶口圖籍法物齒簿璽器等	後集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金人請車駕出城	欽宗移源昌縣聽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郎遊麗追欽宗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	石神夢感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粘罕以詔書示欽宗	欽宗還宮見上皇對泣	欽宗見雷驛童悼後身	古寺泥僧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	宗是天羅王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范瓊逼欽宗出宮監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	欽宗同延禧往鴻翼府聽候	金主淫親女
粘罕易帝后衣	李若水死虜營	岐王殺金主璽卽位	岐王移欽宗入左廝院拘囚
二帝北狩路傍百姓上糲飯	澤利殺骨魯都	亮擊兵南伐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二帝至安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亮遺書與秦檜	秦檜報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肅王女爲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言爲百穴殊事	命欽宗延禧騎馬習擊摺	延禧欽宗墮馬爲馬踩死
未了	二帝至燕京見金國主	金兵初追康王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封上皇爲天水郡王	欽宗爲天水郡公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遇李若水母贈路餉
差人護送帝后赴元帥府	朱后死於元帥府	康王至黃河河水堅合	康王至濟州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阿計贊護送二帝	官軍及羣盜歸者八萬人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曹勳蠟書傳上皇九子卽真	康王卽位南京
二帝再往雲州聽候	西夏反言康王已做官家	宗澤上表請還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爲汪黃所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兀西哺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汙州	宗澤憂憤發疽死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周輶轄男報二帝金國下江南失利		高宗幸淮屬陷徐州	駕幸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杜充叛降金國	張俊明州大捷
阿計替令二帝射雁卜	金國移二帝入五國城	陳思恭舟師幾獲兀朮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牛皋荆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國主立趙后來問宗派	十三連戰功	秦檜倡和議
敕朱鄭后同葬五國城	二帝遇瓜歐妻趙氏相顧	秦檜定都臨安	
阿計替以不靈木飲上皇	金主歸天太子完顏亶卽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起立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閒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數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慨光風鑿月之時少陰

兩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

用事底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除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陵梁小人得志在天便

有彗星日蝕之灾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驛初頭第一箇皇帝

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遼遊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弊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

的事禹王告著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著強

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

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貳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

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於崇山

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地將蘇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天

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

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

鄰葛君不遺苦虐其民楊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

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

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酣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

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妃已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

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大戎之兵來伐幽

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特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祗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嬌嬈之色起童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迫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萋萋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蘚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嬈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逼無處

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復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

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單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

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鋪韶樂奏聞

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偏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

擅改年號李密祖晉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

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

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

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

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十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驛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柰那  
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  
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恩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柰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辭辭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宋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肅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

〔詩曰〕自古擣戎無上策 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世成茂草 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闐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先生詩

像先說著箇宣和靖嘉年間歲時初只為五代時

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

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

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上感得火德星君震靈火仙下界降生於西

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

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蕭然人見而異

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游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

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鎗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

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感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

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曰詩道是

〔詩曰〕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博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畫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鶴退飛鶴鶴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蕭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晦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格云臣某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遞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凌譏同列大臣似忠大奸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空名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 聖慈九

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廢龍禁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

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 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姦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駁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秋苦之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兩

賄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清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

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直遠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嘆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反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增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舉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卽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

入相再行新政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卽位說這箇官

家才僥倖過人口廣詩韻目數墓羊善寫墨君竹能揮醉筆書通三教之書曉九

流之典朝歌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

朝月夜宣童貢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

歡作樂蓋寶錢諸宮起壽山艮岳裏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拱雕梁高

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汗染直至蘇杭尾尾相舍人民勞苦相枕

而亡加以歲歲灾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食者宋江三十六人蘭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

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

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卽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 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誤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曹樞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榮從外結后族交繩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聞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微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遺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飭後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

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所大蔡小蔡還他命儻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下二人簸弄是時章惇龍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意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檣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簒奪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賴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璫玉卮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國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盛頤遣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刻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龜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鑄蘇黃等集又削景德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後明華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十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軾蘇軾呂公著呂晦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韶封王安石做荆國公又

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直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鑄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徧行天下拘刷船隻揚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竟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著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齋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兩大寇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達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屬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達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錄邊諸路科敍及罷鑄當十大錢并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 橫外瘴魂多不返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莫年小范要調停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倫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

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微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悉十餘里人畜在焉者輒皆齧噉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轉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願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卽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鬢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卽蜀將關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稅秩大夫虛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寧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濟州

廬州兩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使由此特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繢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

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鏗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

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傳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爾歷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翼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廿兩大作福地皆爾黃兩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尚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燒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

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貿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

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

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

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

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閏知杭州

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頤垂意花石綱初才致黃楊木三

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車在平江置應奉局

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刮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濶力不可致者百計

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

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

斷橋毀壠拆闢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卽所居創

一園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

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帝遺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殿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深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瑤瓊白玉之杯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被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蓋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披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器洗陳几案檻櫈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

東曰瓊林積石爲山巒，鑿閣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絲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瓊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驛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翥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橫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輓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聲歎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乘肩拂壘巾劍，鍼持香，搢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准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嘉禮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璣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琴瑟方響，竽簫登陸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闌以觀，又命宮娥撫琴，聲阮，羣臣終宴盡醉，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退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為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度，賜葆真觀，玄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綵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絛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攀紝清泚，有瀛州方壘，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播大圭，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經官。

玉輶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卽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遺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遣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勑，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輶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訥，藍從熙，馮以禁中通鑑之狀，五人聽命，乃遷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壁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為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橋，至是畢工，賜名頌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閏月量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遺流，增置士名，自元士凡十三品歲大比。

許編修就試後罷，遺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凌壠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  
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鷲莊  
鹿砦文禽孔雀諸種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寶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  
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開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來  
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萬炬銀花錦繡團 景龍門外軟紅飛

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  
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  
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  
妖術方士的來 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 蝶化莊周末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  
神霄宮的事敍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  
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當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有神霄亦曾有神  
霄詩題在壁間

〔詩曰〕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緩曉班

詔許羣臣親受錄 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徵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靈應回奏臣  
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  
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實罰仙吏八  
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葬京乃左元仙伯近日  
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應  
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紫服出  
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  
物美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返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  
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閣祠部帳錄諸新除籍中化基其師也逮命使宣  
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  
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  
宗之夢傳說者異矣

靈素既遣過道君之後是時宮闈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  
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農圃門建上清寶  
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  
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  
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  
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  
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咸章至  
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  
年女真陷渤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  
座百官宰執三衛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  
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寢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  
皇后憐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靈素  
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闈乃瀛  
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遲遇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  
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  
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紂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  
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葬京奉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

(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土讞言無用禁

繼有佳讞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慈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梁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灑花石散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偉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陪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橋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畫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彙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徵宗自親嘗表

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頤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翼日方與徵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

答幸無謬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

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徵宗心頗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徵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感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闈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連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盂便可遊玩月宮矣更如其教知常取紙

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

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絛爲宣和殿待制選尚康福帝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絛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十月御寶鑄宮度玉清神霄祕錄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盡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鑑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感齋鉢於地衆欲責之請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捻土爲香事有因

洞賓識得林靈素 世間宜假不宜真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勸獲數千萬賣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賣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鉢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金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場出血隨拂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誤後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徵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

出肉冠長肉蘿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

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論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

政賈詔及禮物同等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

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驍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兕於開

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

也其人突驚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

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

黑二氣及時有拆裂聲震如雷未幾霪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堤

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墮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卽日恪乘小

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

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鄉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氣之盛以

至犯城願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

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殿設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略曰

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殿設臣僚臣僚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

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醉廬洞至

太寧閣登層巒雲霧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

已森陰蒼鬱中櫺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披闌曰妙有右

披闌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遷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

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

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飛廊閣賜茶全真殿乃

出境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瑞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繼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在保和殿西南廳卽安妃妝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廣補京卽題云保和殿設秋暉詔許慶凡到輪闌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殿設秋暉 詔許慶凡到綺闌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既而但挂畫像西垣臣卽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真軒檻暖如春 鄭兒丹青未見人

月裏嬌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夢華已得拜望

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飴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

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

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送進酒

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控螭天入八閣

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謠非偶然也

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曰〕 空嗟覆鼎誤前朝 墓朽人間馬未銷

王傳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

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

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上為主而攸最親幸上

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

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上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之語以皇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

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雖以市井談諺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絹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論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鸝偷眼覲不敢下枝來中宮乃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曰〕靈臺靈囿庶民攻 樂意元周百姓同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團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詩文以諭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越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文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文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邀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

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

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連顏坦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魏嗣復賊復背之使降面斬二十以恐嗣復歸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平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土曹掾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督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繫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揭蹶至此且募官軍至爾肉鋌狗彘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未旋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鈞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棗邑通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  
〔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土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細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兵力重困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招罷之三月日有晝忽青黑無光其中濶濶而動若鑄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興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州間包幫源洞袤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城關橫平且入洞城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兒徒廢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爲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

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職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敷二州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惇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碧衫與羣閣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錢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沖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麟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死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頴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踏雪那雪景如何 却是亂飄僧舍茶煙濕密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足不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砍只見頭掉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果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割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斷罷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著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觀却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寶刀殺人的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著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第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

守梁師寶將十萬黃金珠珍寶奇巧疋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

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書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路上田地裏見

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著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

桶也來腿上歇涼轟轟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

辣最能解暑蕭涼宮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瘦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

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疋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搶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贖行人挑著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

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燙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著酒

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與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這是在嶽廟燒

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竭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

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

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竭村報與晁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竭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 真箇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穿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魁梧體壯青手內使柄潑鑽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斬哩且說那晁蓋八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擄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鎖一對去酬謝宋江宋